

吉同钧东行日记

杜春和 耿来金整理

编者按：吉同钧(1854—1934年)，字生石，陕西韩城人。光绪十六年(1890年)中进士后，分发刑部供职十余年，官至主事，精通刑律。曾参加修订《大清现行刑律》，著有《现行刑律解释》、《秋审条款讲义》等书。后人称他为“清末法学大师，与沈家本齐名”。

这份《东行日记》手稿，主要记述吉同钧于1902年初随大学士裕德去奉天(今沈阳)查办内蒙古哲里木盟图什业图亲王被旗下逼死案件，“往返百日”的所见所闻。其中不仅记述了审理此案的具体过程，同时揭露了“该亲王平日设有黑屋，禁死无数良人，其骨骸至有二十余车之多，”从而激起花里亚孙等人“率众围府”，致其“自缢毙命”。这本是他恣意妄杀“结怨取恨”罪有应得的下场，但腐败的清政府不但恕其无罪，反使无辜者花里亚孙等人惨遭杀害。这充分暴露了当时“刑法仅及于愚氓，而威令不行于强藩”的封建法律制度的实质。此外，吉同钧还对沿途所经车站的道里远近、所属州县的历史沿革、关外山川风物、官情民俗等作了详细记载，对清末科举制度的落后、官僚制度的腐败作了一定程度的剖析和揭露，是一篇有参考价值的资料。

原件系近代史所图书馆抄本，今整理刊出，以飨读者。

光绪辛卯(丑)季冬，两宫回銮，振兴百度，越明年壬寅新正，命

大司马裕公德^①前往蒙古哲里木盟查办事件。大司马以事关刑名，须带刑曹知律例者一人，大司寇贵公恒^②以同钧荐，随即奏准。随带四员：兵部正郎来存、李钟豫，理藩院副郎联绥，刑部即同钧也。查哲里木系内蒙古东四盟之一，共领十旗：科尔沁六旗、杜尔伯特一旗、郭尔罗斯二旗、扎赉特一旗。该盟东南界奉天，东北界吉林、黑龙江、西界卓绰图、昭乌达两盟，南界奉天锦州府、直隶承德府热河一带。由京驰驿前往，须由遵化州出喜峰口，经朝阳、赤峰两县之间，方抵蒙界。惟现在口外马贼充斥，出没靡常，且俄兵沿途设卡，驿站残毁。碍难前进。大司马再四斟酌，与其冒险遄征，诸多阻滞，不如改由铁路直抵奉天省城，调案讯办。随即具奏，奉旨允准，束装起程。

正月二十六日 七钟，由正阳门外站上车，东行直穿朝阳门瓮城，又折而南，出永定门东边城墙缺处，二十里过丰台车站，又二十里过黄村，又四十里过安定，又四十里过廊坊，又四十里过落堡，又四十里过杨村，渡北运河，又六十里过天津。西望紫竹林一带，烟户稠密，上年残破之处，渐次修葺完善；惟府城拆毁，四面均为外洋各国租界，洋兵盘踞横行，居民时被蹂躏，观者伤之。又五十里过军粮城，又五十里抵塘沽住宿。计日行三百六十里，时方三点钟也。以上经过各站，自京至黄村，系大、宛两县所管；自黄村至杨村，系武清、东安两县所管；自杨村至塘沽，系天津县所管。上年拳匪之乱，联军经过各村，多被残破，现虽大局粗定，而人亡室空，一望灰烬，惨目伤心，曷胜忝离之感（按：塘沽一名直沽，南距海口仅四五十里，为北洋第一大码头，东南各省并外洋诸国来享都者。于此下轮船而登火车。直隶一省各海口，惟此与秦王〔皇〕岛两处可通轮船，而塘沽尤为北洋门户，洋兵云集，商货堆积。楼阁之宏敞，桥梁之坚

① 裕德，字寿田，满洲正白旗人。光绪二年进士，时任兵部尚书。

② 贵恒，字均樵，满洲镶白旗人。同治十年进士，时任刑部尚书。

纒，俱非他处所有。其大沽河水为直隶诸水总汇，白河、永定河由此来注（永定河上流为桑乾河），滹沱河、运河由南来注（滹沱河下流名子牙河），而东淀上承易、滹、沙、滋诸水又由东来注，时当春水初发，河冰新泮，轮船来往不绝，风景极为佳胜。所可惜者，京师门户一旦为外人所据，沿岸炮台俱归铲毁。《易》云：“王公设险以守其国。险既失矣，其如国何！”有心人望洋而叹，不禁感慨系之。）客栈有俄人管事，能作华音。见人极为款洽，可见“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”，古语亦不尽然也。

二十七日 八钟上车，十八里过北塘，又四十二里过汉沽，又三十里过芦台，又八十里过胥各庄，又二十里过唐山。自京至此，一望平畴，而天津宁河地更于下，四周尽成泽国，居民常苦水患。至唐山始见山峦，其地设矿务局，产煤极富，每年得银不下三十万两，故地方热闹，甲于通省。各省如能照办，亦开财源之一端也。又二十里过开平，又三十里过古冶，又三十里过雷庄，又三十里过滦州，其地名偏凉汀，南距州城三里，滦河流绕城北。考滦河发源口外丰宁县，初名上都河，北流经多伦诺尔，又东南流经滦平县北，始名滦河；又东南流入口内，经迁安、卢龙过滦州，至乐亭县入海。（按：直隶诸水，俱汇于大沽口入海，惟滦河独行入海，其河身宽广，约二里有余，铁路直跨其上，桥梁高耸，亘如长虹，亦巨观也。）又三十里过石门，又三十里过安山，又三十里过昌黎，县城即在路北。自唐山至此百余里，北缘山麓而行，而雷庄一带南北皆山，铁路穿山直过，昌黎县城尤在山夹。其北高山即碣石山，《禹贡》所谓“夹右碣石”即此，北距永平府城仅六七十里。永平即古孤竹国，夷齐清风，犹想见之。又二十里过留守营，又二十里过北戴河，又三十里过唐河寨，又四十里抵临榆县止住宿，住县城大公馆。计日行五百里，时方六点钟也。以上经过各站，自塘沽至汉沽，系宁河县所管；自汉沽至唐山，系丰润县所管；自唐山至偏凉汀，系滦州所管；安山系卢龙县所管；留守营至北戴河，系抚宁县所管；唐河寨系临榆县所管；而宁河

县系顺天府管；丰润县系遵化直隶州管；滦州、卢龙、抚宁、临榆，均系永平府管。（按：临榆县距山海关边墙十里，其地北倚高山，南负大海，一名榆关。秦王（皇）岛海口，在县西南三十里，地形险要，山河雄壮，昔人称为天下第一关，关内设有副都统以资防御。）自京至此八百余里，铁路均系英国所管，每站均有印度兵卡房，火车经过，卡兵持枪端立，望之凛然，可见外洋兵法整严，我中华有所不及。过此出关，至奉天铁路，又属俄国所管。（按：典礼，凡钦差出京，每至一处，三品以上大员须跪请圣安。是日大司马下车，副都统伏于路旁，向钦差跪请圣安。礼毕，随同抵寓，副都统以下文武官均来拜会。）

二十八日 早五钟，换坐俄国火车，车较英车窄狭，一切机器水筒稍逊，行亦略迟。俄官派武弁一人，兵丁四名，沿途护送。外示亲厚，内实猜嫌疑忌，阴有伺察之心。幸该武弁豁达和蔼，颇称契合。十里出红墙，入奉天境，又十五里过老君屯，又五十里过前屯卫，又五十里过中后所，又五十里过沙河所，又三十里过宁远州，又三十里过连山，又三十里过高桥，又五十里渡小凌河至锦州府。锦州站头较大，此地为奉天西路门户，府城阔大，辖二州二县，设有副都统以资镇守。至此已十二钟，钦差下车，副都统跪请圣安。礼毕，副都统及锦州府知府以下各官均上车拜会。尖饭后，二钟开车，傍小凌河而行，四十里过大凌河。（按：大凌河古名白狼河，《唐诗》“白狼河北音书断”即指此水，为奉省巨流，岸宽三里有余。奉天通省各河，辽河而外，惟此为大，源出直隶口外建昌县东北，流经朝阳县，又南流入奉天边墙，过义州，南至锦县入海。自出山海关至此三百余里，驿路北缘山麓，南依海岸，距海岸仅一二十里，登高可望海水，故宁远州西三十里，有望海店也。）又三十里过石山站，为往奉天、营口分路之处，如驰驿径赴奉天省城，由此东北直行，经新民、义州以抵省城；如由铁路，必先至营口，再由营口赴奉，须向东南环绕而行。四十里过沟傍子，又七十里过双台子，又七十里过田庄台，

又四十里抵营口住宿。计日行六百里，时已天晚八钟矣。以上自山海关至连山，系宁远州所管；自连山至石山站，系锦县所管；自石山站至双台，系广宁县所管；至营口，则盖平、海城两县所分辖也。（按：营口一名牛庄，为奉省第一大码头。奉省大海口惟营口与旅顺口，而营口尤地势宏阔，轮船云集，百货充盈，现虽为俄国占据，而英、日、美均有领事官驻扎。）

二十八日 早，过辽河。口外地气寒冷，时值仲冬，河冰犹未消融。河岸宽广，约二三里，乘坐爬犁以渡，比及口岸，几费推挽之劳，而衣履已被冰水沾濡矣。考辽河有二源：一出内蒙古克什克腾旗，名为潢河；一出直隶口外建昌县，名老哈河，分流东行，至内蒙古奈曼旗合流，又东流为西喇木伦河，又东流至蒙古科尔沁左翼旗，始名为西辽河，又东南流入奉天康平县，汇东辽河，又南流经新民厅辽阳州，又南流汇太资河、浑河，至营口入海，故沈阳古称辽东也。渡河抵公馆，大司马谒拜英、俄、日、美各领事。余亦乘暇出游。市厘繁华，洋货充积，为东来最富之区。日落时复乘坐肩舆，移至铁路客棧晚饭。近海之地，鱼虾鲜美，海味最多。晚间八钟上车，六十里至大石桥。火车因候旅顺南来之车，暂停一时，因同大司马下车，偕同俄官入洋棧房小饮。房屋洁白，器具精巧，其中有数十洋人列座夜饮，口操西音，不解一字。俄官邀余并座，初饮汽水，其冷如冰，继饮洋茶，味甘而香；终饮洋酒，浓厚香甜中略带酸味，较内地南酒、烧酒别有风味，大浮两盏，香溢牙齿，大有玉山倾颓之势。夜十二点上车，又六十里过海城县汤岗子，又六十里过鞍山，又六十里过辽阳州。州城在铁路南一里，时初阳已吐出东沼。自天庄台至此三百余里，皆一望平畴，田多膏腴。至辽阳始复见山，从此东缘山麓而行，渡太资河，古名东梁水，源出兴京。又三十里过烟台，又三十里过苏家屯渡浑河，古名小辽水，源亦出兴京，二水皆有铁桥横驾〔架〕其上，又六十里抵卜三家子。计夜行三百六十里，时正早九点钟也。此地至省城四十五里，不通火车，系首邑承德县所管，县令及

文武巡捕并俄提督，派兵均在道旁列队迎接。下车小住公馆，略浣尘襟。

二月初一日 乘坐轿车自卜三家子起行，十五里过大石桥，一名永安桥，水名蒲河，至此与驿路相投。又十八里过塔湾，又十二里抵奉天省城。自京至奉，驿路本一千四百六十里，俗所称内七外八是也。如由铁路，关内须绕天津，关外须绕营口，共计一千八百六十里，较驿路远四百里。（按：此尚系前八年路经，今则由锦州新民直抵省城，不绕营口，自京至奉二日可到，更便捷矣。）如此长途，五日可到，且免乘骑颠覆之患。外洋制造巧夺天工，可见一斑。（按：奉天为本朝发祥之地，三陵在焉，昭陵在城北十里，其龙脉为隆业山；福陵在城东北二十里，龙脉为天柱山；永陵在东二百余里兴京厅，其龙脉为启运山。）阅日，大司马恭谒昭、福二陵，同事四人留馆。时将军为增公名祺^①、府尹玉君名恒，会偕同五部侍郎并道府以下均来拜会晤谈。使馆设于北门外，缘庚子八月，俄人入城，将军以下各官皆避出边外，一切官府公廨均被占据。现虽和议告成，仅退还将军衙署一处，其余公廨仍旧侵占。府尹以下各官均暂住民房。故此次钦差到奉，无公所可居，不得已就居民宅。尤可慨者，钦差公馆，关防严密，例应封门，现被俄人牵制，门虽准其封闭，仍以俄兵防守。事事伺察。时局如此，良足悲已。

考奉天輿图，为《禹贡·青州》之域，舜时为营州，周为幽州北境，今府治即古挹娄国也。汉置辽东郡，唐属渤海，今府治即其定、沈二州之地。辽置沈州，金仍之。属东京路；元置沈阳路，明置沈阳中卫，属辽东部指挥使司。国朝天命十年迁都于此，升为盛京，至顺治十四年，始设奉天府，置府尹。其全省形势，东控朝鲜，西卫畿辅，南俯登、莱，北联吉林，而西北沿边十二门，与内蒙古各旗接壤。初

^① 增祺，字瑞堂，满洲镶白旗人。佐领出身，历任齐齐哈尔副都统，署黑龙江将军、福州将军兼署闽浙总督。1899年调盛京将军。1900年因擅自批准已革道员周冕与俄国签订的《奉天交地暂且章程》，受革职留任处分。

置二府八县四州三厅，自光绪二年垦开东北牧场荒地，升昌图厅为府，增置安东、宽甸、怀仁、通化、怀德、奉化、康平七县；改宁海县为金州厅，又增置海龙厅；凤凰城亦升为直隶厅，岫严城亦升为州。故现在共辖三道、三府、十四县、五州、二直隶厅、四厅，合之则通同州县，共二十五缺也，内有军粮同知一缺。（现又增设，共为八府四巡道，除旧有之奉天、锦州、昌图三府外，增设新民府、洮南府、海龙府、兴京府、长白府，合之共八府也。巡道除旧设之奉锦道外，现又增设昌图道；其旧有之东边道分为二道，东南为安东道，东北为兴京道也。）其水：则东有鸭绿江，发源吉林，下流至安东县入海；辉发江，发源海龙厅，流入吉林；混江，发源通化县，流入鸭绿江。以上三江均环绕东境，大小凌河、东西辽河贯注西畿。南有浑河、太资河、云爱河、大洋河。暖河发源宽甸县，流入鸭【绿】江；大洋河发源海城县，流入海，曲折滢洄。搢绅称为百川拱峙，海水朝宗，诚不诬也。其山：则西有医巫闾，列于广宁，红螺山峙于锦县；东有帽儿老冈，环列通化，而启运山其结穴也；辽阳州之大高岭、千山，列于其南；怀德县之哈拉巴山，康平县之勃图山，环于其北。其他小山，尚不可以胜记。至于海口，则太平沟为鸭绿江入海之处，从此而西，有北井、大孤山、青堆子、庄河（貔子窝海口较大，甲午之役日本兵船间道由此而入，与旅顺口为夹攻之势）貔子窝、金厂、小平岛、羊头窪、钓鱼台、天桥厂、马蹄沟等处，水浅港狭，仅有货船出入，轮船不能进口。惟旅顺、大连湾并营口三处，轮船兵舰驶入无碍，现为通商码头。可惜旅顺已非我有，而营口亦在若存若亡之列。其物产：则五谷俱宜，除不产麦外，豆尤甲于各省，为出洋大宗。南路野蚕成茧，东北更饶人参、貂皮之利。日用饮食，不少鱼虾、海参、蜃皮，而白鱼一味尤非内地所及。其风俗：则旗民杂处，诗书絃诵之风差逊内地。妇女闺闾多不谨严，缠足者百无一二，而强健好讼，最称难治。年来马贼横行，蔓延吉林，黑【龙】江及蒙古一带，处处伏莽，愈剿愈多，是亦东边之巨患也。近又加以俄兵逼处，凡关津要卡，州县城市，处处设兵

防守,虽不至如马贼之劫夺杀害,而诸事箝制干预,一切不得自主,间阎受其欺陵,敢怒而不敢言。呜乎!小民何辜遭此浩劫也哉!

初四日 大司马拜折后,照例封门,增将军又派二员来馆会办事件,一为理藩院副郎元瑞;一为候补知府增韞。同事共有六人,随即发文提案。惟哲里木距奉近二千里,往返须经月余。每日办公而外毫无一事,时而独居习静,时而共坐言欢,时而展卷吟哦,时而拈毫挥洒。昼则美酒微醺,不开拇战沉湎之风,而淡泊差堪明志;夜则软枕独宿,虽无同梦绸缪之好,而清净自可养精神。饱食而后,足行花砖一千步,气血和而痰饮之积潜消。临睡之时,手摩涌泉数百遭,水火济而溺遗之疾可免。加以焚香避秽,啜茗除烦,宾来则开宴角胜,打麻雀以消闲,客去则倚榻高眠,喜蝴蝶之入梦。种种逸情,历历可述。每诵唐人“宾馆有鱼为客久,乡书无雁到家迟”之语,询觉实获我心。

初五日以后至三月初六日以前一月之内,迭奉廷寄三件,皆系查办哲里木事件。大司马交阅查核,共阅过卷宗三十余件,共办稿行文各旗提人十余件。公余又阅国朝二十四家古文十二卷,每有感悟,附笔于后。(按:二十四家者:王猷定(轸石)、顾炎武(亭林)、侯方域(雪苑)、施闰章(愚山)、魏禧(冰叔)、记东(甫革)、汪琬(茗文)、汤斌(潜庵)、姜宸英(湛园)、朱彝尊(竹垞)、陆陇其(三鱼)、储欣(在陆)、邵长蘅(青门)、毛际可(鹤舫)、李良年(秋锦)、陈廷敬(午亭)、潘耒(稼堂)、徐文驹(丹崖)、冯景(少渠)、方苞(望溪)、李紱(穆堂)、茅星来(钝叟)、沈廷芳(荻林)、袁枚(简斋)也。)诸家之文各有所长,前人论之甚详。以管见窥之,隆、汤二家,理学名臣,其文说理精纯平正,笔气舒畅,雅近朱子。侯、魏二家,才气卓越,议论纵横,惟所见不无偏驳,气味亦少含蓄隽永之致。汪、朱之文,传记甚多,体裁峻洁,吐属淡雅,耐人咀嚼,惟理境未见深奥;顾、方二家,谈理深透,用笔纵横自如,气味亦甚雄厚。至随园之文,议论虽未纯粹,神味亦少渊含,而其笔力之矫健透快,如剥蕉抽茧,层出不

穷，尤足增人智慧；其宏深洁静，谨严精纯，虽不及各家，而尖颖锐利，诸家亦所不及。其余亦各有独到处，均堪学步。若为刻下刑曹办案计，则袁文尤当三复取法也。窃念古文一道，史汉尚已，唐宋八家，如五嶽四渎，万古不废。自宋人八股肇兴，古文之学渐衰，有明一代，如阳明、震川、荆川诸家，古文亦甚卓越，然卒不逮唐宋八家者，以时文制艺夺其功力也。国朝肇兴，时文之法愈密愈详，而古文之学愈趋愈下，乾嘉以上，犹根柢经义，虽体裁不同古文，而义理法律，亦复相近，故国初大家时文，其胎息皆本古文。咸同以后，时文日趋卑污，学不穷经考史，惟以揣摩剽窃为事，甚有掇巍科、入词林不知《十三经》、《二十四史》为何物者，人材衰弱，国运因之，皆八股为之也。今一旦废弃，从此崇尚实学，研考经术，古文，或可复兴。然考试之法既责以策论经义，复试艺学；既试以历代典章，又考本朝掌故，并令通外洋言语文字。夫一人之心思才力有限，而古今中外之载籍无穷，以上智之才专攻一业，独恐难造精微，而今欲责备一人之身，五花八门色色俱备，势必抄袭剽窃，群趋诈伪。吾恐数年以后，人心以惊广愈荒，学术以涉猎益杂，尚不如旧时八股之学，虽无济于实用，尚可束敛横才肆志，不至干犯国纪也。世运至此，可慨也！

三月初六日 此日两宫谒陵，翠华东指，京通一带，车马蟠联，官民云集。然有心人辄感时喟叹者，以此举非其时也。夫国家承平之世，民物康阜，仓廩充盈，值此春和景明，皇上亲帅王公大臣展谒陵寝，藉以伸其孝思为万民先，其时輶輳所至，百姓夹道欢呼，因而省耕观稼，蠲租沛膏，煌煌乎盛典也。今何时哉！拳匪肇乱以来，疮痍满目，府库告罄，幸而天不绝清，乘輿复返故都，正当卧薪尝胆，扫去浮文，力崇节俭，所谓敬天以实，不以文也。况和局粗定，洋兵未退，天津尚为占据，自津沽至上海关，洋兵沿途设卡，防闲侦伺，包藏祸心。万乘之尊宜如何养尊持重，以备不测，乃为此浮文虚礼，以饰覲听，以冒危险，甚无谓也。即幸无他虞，而供亿浩繁，劳民伤

财,何苦竭有限之脂膏,崇无益之典礼?虽明诏力从节俭,不许民间摊派一钱,然试问去冬西幸回銮,何尝不诏从节省,而一尖饭之费动逾数千,一行宫之设不下万金。向之诏从节省者,皆为掩耳盗铃,而谓此次能不骚扰妄费,其谁信之?天下有同此一事,行之盛时,则为巨典,实有益于民生;行之危时,则为浮文,且贻害于闾阎者,如今日之谒陵是也。政府谏台竟无一人谏阻,人之云亡,邦国殄瘁,忧时者所为仰天而叹,不知伊于胡底也。

初七日 ……

初八日 ……

初九日 增将军来谒裕大司马,至此已经三至,同事诸君均因大司马以客礼迓于堂下,亦于堂下站立迎见。余初次重违其意,勉强从列;继思于礼不合,未敢附和。考京官六品以上,无与堂官站班之制。况将军与我并无堂属之分,尤不可降礼徇俗。朝廷体制所在,即吾辈各节攸关,虽违众戾俗,亦所不计。回念供职刑曹十年,除因公画稿外,从未私往堂官宅门投刺请安,其谢得差、拜年节,不过堂上一揖而已。在我安守本分,在人群笑迂拘,知我者又或以简傲相规,谓非仕路所宜。然性情所偏,不可转移,虽因此开罪上台,亦所不辞。乃数年以来,不惟差免罪戾,间有一二堂官反因此格外垂青,迭派优差,较诸朝夕奔走,苞苴钻营者,亦不见十分沉滞。可见立品砥节,虽为流俗非笑,终为贤哲赏识。古人不我欺,一任世揶揄而已。

初十日 阅宋文感记。……

十一日 收到黑龙江将军卷宗十余件,详细查阅,随即办稿行文该处提人。又阅《京报》载刑部堂官谕飭司员,每日进署在秋审处画到,半月汇齐呈堂,藉以覘其勤惰等因。夫考察司员必须勤加面试,并令各作说帖,畅论公事呈览,则其律例之通否,才情之优绌,文笔之高下,心术之仁刻,既因面谈悉其大概,再阅所作不难洞见底蕴。若仅以日日画到定为勤劳,则庸才皆可倖进,而真才反致掩

没，日久奉行故事，反多一案牍之纷扰而已。盖面试之法，刚子良大司寇^① 行之于前；说帖之考，赵展如大司寇^② 行之于后。当时政简刑清，人才蒸蒸日上，实由于此。二公晚节虽差，然主持刑曹，清勤率属，其功究不可没。继起各堂既无二公之吏事娴熟，精力又不足副之，无怪敷衍塞责，徒以画到为考察也。刑部如是，别部可知；京官如此，外官可知。此所以明诏整顿吏治，而吏治愈趋愈坏，皆由倡率之大臣昏庸偷安，不以君国为念耳。呜呼！古人不可得，苟能有曾文正之为封疆，阎文介之为部堂，^③ 清正不阿，勤劳不倦，人才可望振兴，国运即不至削替；乃泄沓成风，至今已极，无论曾阎不再，虽求如刚、赵之不贪不惰，偏长足录者亦不多睹，天下事尚何望哉！书至此，田园之念不觉勃然。

十三日 与大司马商办回复俄官来电，并办稿一件行文黑龙江将军调取旧卷，因谈及变法有感而作。今谈时务者，均以力行新法为亟亟求治之本。夫法至今日，弊坏已极，诚当变矣。然变法则可，而谓必行西法则不尽然，非谓西法不善也。西法之善者皆探本，中国圣人创制之遗意而出之。如西法之最善者，莫如兵制、议院，现所急急学步者亦首在此，然西人兵制，即周礼寓兵于农，唐初府兵之遗制；西人之上下议院，即洪范谋及卿士庶民，王制爵人刑人与众议之。《孟子》：“国人皆曰贤，不可之遗制也。”即其艺学、算法，亦皆本之易数，不过推衍板精耳。现以旧法多弊，拟加变通，取先圣所留贻可以救今时之积弊者，举而措之，化而裁之，斯可矣。董子所谓：“琴瑟不调，改弦更张”是也，何必斤斤步人后尘哉？总之，徒法不能自行，其人存则其政举。圣人复起，不易斯言。如谓西法善于

① 刚毅，字子良，满洲镶蓝旗人。1897—1898年任刑部尚书。

② 赵舒翘，字展如，陕西长安人。同治十三年（1874年）进士。1898年任刑部尚书。1900年因主张采取利用义和团反抗八国联军侵略，被列为祸首，于1901年被清廷令其自杀。

③ 阎敬铭，字丹初，道光进士。1882—1885年任户部尚书，官至军机大臣。1892年死，谥文介。

中法，行之可以强国，彼波兰非行西法之国乎，何以骤亡于俄也？西班牙、葡萄牙亦行西法最初之国，何以奄奄不振也？如谓中法不足强国，而汉唐最盛之时，西域匈奴各国均隶版图；元初扩地极广，今之俄国皆其臣虏；国初征高丽、缅甸、台湾，一时威振四夷，尔时何常有西法乎！可见得人则法自我立，失人则无法不敝。今之讲行西法者，皆少年喜事更张，不知为治之本，虽曰才智过人，使其得志，不过一王半山〔仙〕耳。余非守旧之人，然深惧若辈之乱天下也，故为之说以待当道之采择焉。

十四日 阅《申报》感记：税敛之重，至今已极。我朝开国，取民有制，敛从其轻，除盐、茶、酒、矾各项设有专课外，其余百货不过二百分中抽一，藉以抑民逐末，并非敛财佐国用也。自咸丰军兴，国用不给，始于税外抽收厘金以佐军饷，从此相沿不改，然亦止于每百抽二，虽日病商，尚不至于害农，较诸唐之间架、宋之青苗，并非额外苛征。近年渐加出口进口税，由每百抽五加至十五、十七不等；至去年赔款浩大，无可搜括，遂乃巧立名目，无微不搜。如直隶有车捐、船捐，按车之三套、二套、一套，每月收捐二、三、四两不齐。船亦称是。陕西有随粮带征，正粮一两外加征四钱。湖北、江苏各省，有房捐、膏捐、灯捐；福建有水仙花捐；四川有肉捐；上海又有粪捐，每一粪厂，月捐数金。夫物至粪土，贱秽已极，业是者皆属极贫之民，而亦不能免捐，天下尚有何物可逃税哉？又可叹者，赌博一项，例禁最严，近来通行章程，并禁买吕宋彩票，以其类于赌也。乃上年湖督奏准开设彩票，取以抵偿赔款，近更到处张贴，公然售卖，此何事也！而乃见诸明文，形诸奏告，岂非千古笑话！且此禁彼弛，既禁吕宋之票，又复开设彩票，前后矛盾，尚复成何政体。虽属无可如何，出于势不得已，然如此剥削元气，诚恐民不聊生，势必揭竿为乱。此杞人所以日抱隐忧耿耿不寐也。

十五日 承德县李令复来请安，有感记此。余向者歆羨州县有权可以作事，有财可以贍家，时以不得作令为憾。自去年到陕到豫，

今又到奉，历观外官情形，始知向之不得即用知县为福。非谓知县不可作也，以己之性情，非州县之伎俩，勉强为之，不惟非福而且有祸。何者？州县一官，上而督抚藩臬道府，以及候补道府，同城提镇学政，处处均须事奉；中间同寅幕友，亲朋委员过客，在在皆须应酬；下而书吏差役门丁子弟官亲，一一均须约束。稍一疏忽遗漏，则罪谤丛集，怨毁交兴，而当局反不知也。以余之疏慢简略，处此万不能周到，勉强为之，久必决裂开罪，所谓不得为福者此也，再以有权利而论，州县固可作事，然近年州县无论小大事件，均须层层禀请，诸多牵制，一有不慎，指为专擅，利尚未兴，罪即随之。因此苟且敷衍，虽豪杰之士，英锐渐消，亦与庸流同此颓废而已。先儒谓一命之士，心存爱物，于人有济。吾诚有志作事，何必州县，虽京官亦可大开方便之门。即以刑曹论，吾审案勤慎，不受请托，不多传人，随到随审，随审随结随释，求其生而不得死者，与我无憾；应发者早发，勿使久羁囹圄，无辜到案取保，勿致久拖累。凡此数端，行之不懈，功业在此，阴德亦在此，何必待州县之权，方可谓作事乎！至于有财贖家，州县尤不可恃，无论财发有命，优缺不可倖得，即得优缺，而近来赔款急迫，搜括纷烦，缓则严谴，急则激变，此公项之难弥补也。至于私事，缺既肥矣，上台之摊派必多，亲朋之借贷必广，妻妾子女之奢华必增，童仆使令之工食必费，尽如其意则不给，不如其意则生怨，虽一生能甘淡泊，而各项必不能节省，势必入一出二，亏空借贷，如吾师陈筱文是也。再不然，必至有入无出，众叛亲离，儿女利其速死，亲朋鄙不与交，如吾岳王芝农是也。思念至此，州县之以钱贾祸，反不如京官之清淡有味。况吾以寒士得此锦衣甘食，姬妾列屋，已为非分，若再得此陇望蜀，是犹作茧自缠，寻取烦闷，岂不悖欤！韩子云：“子不知耕，妇不知织，乘马从徒，安坐而食，圣主不加诛，宰臣不见斥，兹非其幸欤！”吾深有味乎其言。

十六日 阅各省奏报，半系筹赔款、开学堂二事。夫筹款之病民，人所共知，而学堂之病士，多未之察。夫学堂原以求才，吾非谓

真才不可得也，但使实力奉行，何不可得经济有用之士；惟能得真才与否，尚在数年之后。而目前之害，则有不堪言者。盖乡塾庠序之士，贫寒居多，其有志上进者，每藉书院膏火为诵读之资；其无心上进者，亦藉训蒙授徒，贍身家之用。苟学堂一开，尽讲新学洋务，凡富家延师，学堂收考，尽皆少年才艺略通洋学之辈，而老师俗儒，均以揣摩时文，确守讲章，不通时务，摈弃不用，此辈谋生无路，其闭户乐饥、安分力农者能有几人，势必越礼犯分，为害乡间，是又风俗世道一大忧也。嗟嗟！关税增额，既病商矣；田亩加赋，又病农矣；机器洋货畅行，兼病工矣；致改书院为学堂，更病士矣。即书院山长一席，亦系位置林下宿儒与守制闲员之所，今学堂监督均用新学，此辈束之高阁，是又病官之一端也。四民兼病，本实先拨，而欲国势不危不乱，岂可得乎？

十七日 大司马以食不甘味，郁郁不乐，各处屡送甘旨。将军闻之，加派保倅清管理厨房，缘保倅系京旗之人，或能曲体性情嗜好也。大凡膏粱嗜味之人，全讲烹饪得法，并不在物品贵贱，苟其气不鲜嫩，味不调和，色不明净，虽山珍海错，反不如野蔬长藿可以下箸，不然奉天一省岂乏鱼鸭燕翅诸物哉，良由烹饪失宜也。因思古之名臣，如李文饶、寇莱公皆穷奢极侈，不以寒俭苦其口腹。近代李渔、袁枚亦著食单，讲求愈详，岂不以口体之养，关系生命，未可苟焉已耶。或者枯槁寒酸之气，非所以享厚福膺寿考，故不嫌一食万钱之为费也。况大司马生长世胄，酒池肉林，自少见惯，宜其食不厌精而脍不厌细耳。虽然此何日哉，素衣欲敝，豆粥难求，曾几何时，我皇上犹应卧薪尝胆，岂臣下可以紫情温饱乎！古之人不以口腹累安邑，如闵公者其殆我师欤。

十八日 雨，闷。读唐诗有感：“相逢尽道休官去，林下何曾见一人”。可见解组归田，自古难之。窃谓林下固不多见，即使偶一见之，又当察其心迹之真伪安逸，不可遽然信其高节，反为所欺。……

十九日 与裕大司马畅谈时事，始知庚子之变，和局成于庆

邸、李相^①，而创始实由裕公。缘洋人于七月二十一日进城后，虽纵兵三日，尚无屠戮虏掠之事。裕公窥其意不在杀，因倡身出头，约同昆中堂，敬冢宰^②等往见英人赫德^③，是为议和之端。此后李相、庆王接手开议，诸事渐有头绪。常羨裕氏一门昆弟三人，俱官一品，洵为搢绅佳话。今观仲则效死疆场，叔则创办和局，皆有功于社稷；伯亦积日累劳，循分尽职，位至封疆，彼南阳三葛，河东三凤，王氏三珠，不得专美于前矣。

二十日 是日俄人过节，名为鸡蛋节，火车停工五日，一切军民工匠歇工五日，纵令燕乐醉饱，点染各色鸡蛋，分赠亲友，即诗人蟋蟀山枢之意也。接到黑龙江来电，提讯人犯指日到案。

二十一日 阅《邸报》礼部所议考试详细章程感记。功令取士，首场四书文，二场经文，三场策问。斟酌尽善，无可增损。自试官学问空疏，图贪便易，遂趋重首场，而首场又专重首艺，以致二三场经学、史学、经济实学敷衍了事。士子揣摩风气，专攻时艺，不讲实学，流为剽袭空虚之病。是典试之人不能切实力行，并非旧法有不善也。夫三场策问，原欲士子练习典故，通晓时务，如天文地理，兵农礼乐，屯盐鼓铸，律令河渠之类，即当今之矿务铁路，机器公法，西政西艺诸端，均可于策内询问，以视其才学之通达与否，何须另立名目，徒乱人心。即因近来不讲实学，人材凋谢，而刻下时势所趋，非洋学不可自强，不过趋重三场策问可也，或头场与三场调易可也。昔明臣凌义渠厘正文体疏云：“迩来士子全副精神，只寄首场，后场不过临时辘砌。一切世务，原无讲求，主司鲜能留意真才。前场取中，始觅后场，前场偶落，后场虽贾董真才，何由物色。自今取

① 指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。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，二人被任为议和全权大臣，于1901年代表清政府签订《辛丑条约》。

② 指时任文渊阁大学士的昆冈及时任体仁大学士的敬信。

③ 英国人赫德，时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，1901年曾胁迫清政府与列强签订《辛丑条约》。

士,后场能举大议而中机宜,即前场不中,亦亟收之。夫文事必兼武备,有能演习武书及百将传而发挥中窍者,亦急收之,以备节钺之选”等语。本朝刁蒙吉先生批曰:“参酌后场意非不切,莫若举三场而各殊其编号,三场通取者为上,二场合取者次之,三场有一取而文义稍长者又次之。又阅文以三场为主,二场次之,首场又次之”等语。二公所论即当今救病良药,当轴若知此义,何必纷纷变更,徒费案牘之烦哉?至易书糊名,实防弊要法。今日殿试考课,尽徇人情,惟乡会二试,较为公道。寒士真才尚可出头者,惟赖此易书糊名之一法,然以此严防,尚有关节暗号等弊,若并此而亦废之,从此更无公道矣。至二场试卷,并用画图一节,尤属可笑。如谓大经济大学问,皆从算博士做起,则何如另设专科之为愈也。

二十二日 人犯案证提到二十余名,当即坐堂审讯。共设公案八座,大司马、将军居中,随员六人列坐两旁。早堂先传王福晋、王女格格上堂,安设黄案。该福晋、格格向西叩谢皇恩,礼毕,飭坐回话。观其容正端庄,仪容清淑,绝无蒙古粗俗气习。该福晋年三十九岁,格格二十一岁,均能书写蒙字,以笔代舌。一提已故亲王被匪徒逼死等情,泪下如雨,可见至性至情中外一体,不过风俗言语略有不通耳。问毕退堂。大司马、将军告退以后,专委随员研讯,是为问案之始。从此白日审讯,晚间顺供查案,鲜有闲暇涉猎群书矣。

二十三日 升堂,撤去将军、司马两座,共设六座,以官爵论,主事居郎员、知府之后,余官主事,位当在六;以衙门论,刑部在兵部之后、理藩院之前,且问案系刑部专责,未便拘泥官职大小,以故余亦不让,直越理藩院、员外及知府三人之前,居于三座,未免僭矣。

二十四、五两日 迭次坐堂提讯,该犯等初犹狡辩,当以善言开导,并略加严责,并未刑求,而正犯花里亚孙、花联、搭克他虎,约木加卜得及得噶勒桑五人,均无辞可辩,自认逼死亲王,情甘伏罪。随即飭令画供,拟定案情说帖呈大司马鉴定。随奉手批,从重惩办,

以傲各蒙刁风。

二十六日 午正坐堂，复讯协理台吉春贝等十余人，并讯该王之叔丹三呢吗。申正退堂。翻阅刑例，查出略卖门内迷拐幼小子女一条，与强盗门内用药迷拐子女条情事相同，而罪名反有斩绞之分，似乎自相矛盾，记出待质。

二十七日 巳初坐堂，复讯见证西朗阿三人，午正退堂。未正坐堂，复讯正凶他克他虎、花里亚孙二人，酉正退堂。阅《京报》政务处奏准考试经济特科章程，京官五品以下，除京堂翰林、讲读、科道外，外官四品以下，除现任道府外，无论已仕未仕，并举贡以及布衣，但经堂官、督抚、学政保送，均准与考。初场考历朝史论两篇，二场考内政外交策二道，书法只求端整，不必求工，并许添注涂改等因，令人跃跃欲试，若使十年以前，定当与群英角胜。自叹年将知非，且力不佳，不如卷而怀之，尚可藏拙掩丑也。

二十八、九两日 迭次坐堂，详讯案内余犯，并案外见证二十余人，三面环质，各供均属相符，随即一一画供；惟死亲王福晋及王女格格尚未画供。

三十日 钦差大司马与将军复行登堂亲审，八堂并坐。提到全案正犯五名、见证二十二名，对质互证；并传到王福晋、王格格，告以案情罪名，当即亲自画供。案无遁饰，应即拟结。共办六人，一斩梟，二斩决、一绞候、二充军。余俱省释。该福晋、格格上堂称谢，钦差赐坐赐茶。格格淡妆浓抹，姿态风流，兰麝脂粉，香溢满堂。福晋缟素淡妆，口操蒙语，啾如莺簧，王家举止，固自不凡。堂下文武员弁，罗列两行，衣冠璀璨，二旁刑书皂吏二十余人，亦皆执持刑杖，衣裳楚楚，洵为一大法场，非同寻常之公堂矣。退堂微雨，晚间大雨迅雷。大司马连日酬劳，屡赐酒席，此日又赐烧猪烧鸭烧羊烧鱼，皆异味也。

四月初一日 图什业图亲王旗案件大致问结，随接问扎萨克图郡王旗一案。正坐堂提讯，忽报门外有数十蒙古人喊冤，提讯均

系扎萨克图王旗头二三等台吉，呈控该郡王乌泰虐斂通贼各节。红顶蓝顶，跪列数十人，口音哓哓，不辨一字，但见叩头恳恩而已。略问数语，飭退令具亲供备查。考蒙古官职异于内地，台吉即元人称太子之转音，台吉分头二三四等，头等戴一品顶戴，二三四等戴二三四品顶戴。凡台吉均系王公本族，惟协理台吉帮办一旗事务，权在王公之次，最为要职。其梅楞系三品职衔，即副章京，服用降内地副都统一等。扎兰系四品职衔，即参领。扎齐鲁克奇系二品职衔，即管旗章京，其服用降内地都统一等。章盖，即章京别名。苏木系五品，即佐领。昆都系六品，即骁骑校。其参领、佐领、骁骑校服用，均降内地参佐校一等。又有长吏、司仪长、护卫、典仪等官，长吏三品，司仪长四品，护卫分三四五品，典仪分四五六品。塔布囊同于台吉，即元人称额附马之转音，内外蒙古一百九十九余旗，只十余旗有此名目，余均称台吉也。

又查内蒙古共一百九十九旗，外蒙古分四部落：曰土谢图汗，曰三音诺颜，曰车臣汗，曰扎萨克图汗。此外又有科布多、乌梁海二部，附于四大部。四部共一百五十旗。土谢图汗部所属后路二十旗，车臣汗部东路二十三旗，扎萨克图汗部西路十九旗，三音诺颜部中路二十四旗。又西宁办事大臣所属青海二十九旗，科不多参赞大臣所属十九旗，伊宁将军所属十三旗，陕甘总督所属额济纳一旗，宁夏理事司员所属阿拉善一旗，黑龙江将军所属伊柯明安一旗。共合一百五十旗，皆为外蒙古也。内蒙古分六盟。东四盟：曰哲里木，共十旗；曰卓索图，共五旗；曰昭乌达，共十一旗；曰锡林郭勒，共十旗。西二盟：曰乌兰察布，共六旗；曰伊克昭，共七旗。共合四十九旗，皆为内蒙古也。其哲里木盟十旗：则科尔沁左右翼六旗，杜尔伯特、扎赉特各一旗，郭罗斯前后二旗也。其卓索图盟五旗：则喀喇沁左右中三旗，土默特右左两旗也。昭乌达盟十一旗：翁牛特左右两旗，扎噜特左右两旗，巴林左右两旗，奈曼、敖汉、阿鲁科、喀尔喀左翼、克什腾克各一旗也。锡林郭勒盟十旗：则乌珠穆沁左右两旗，苏

尼特左右两旗,浩齐特左右两旗,阿巴哈那尔左右两旗,阿巴葛左右两旗也。乌兰察布盟六旗:则四子部落一旗,喀尔喀右翼一旗,乌喇特前后中三旗,茂明安一旗也。伊克昭盟七旗:则鄂尔多斯左右两翼中前后,并右翼前末共七旗也。又绥远城将军所属土默特两翼,亦附于此。各旗之地,自数千里至数十里大小不等,各旗之主爵位大小亦不等。最大者曰汗、曰亲王郡王,次则贝勒贝子、镇国公辅国公,又次则台吉、塔布囊。每旗有一扎萨克印信,以银铸之。统辖一旗地方。每盟设一盟长,一副盟长,帮办盟务一、二人不等。其盟长则于一盟各旗王公等项内,择其才德最优者给以印信,请旨特授,统辖一盟之事,其有不称职者,革除另简。副盟长、帮办盟务亦然,惟无印信,皆随时请旨简放,不世爵也。其各旗所设之官,惟协理台吉拟定正陪,开单引见,请旨简放,余则管旗王公等量才放授,年终汇报理藩院,其革除不必朝请也。其各旗一切事件皆报盟长处,并报理藩院代奏,虽王公亦不准奏事。其各旗重大之事,则由邻近之督抚、将军、都统各大臣管理遥制,盟长不得专主,如哲里木一盟,则归盛京将军管理是也。其距内地督抚遥远者,特设办事参赞各大臣领之,如库伦办事大臣、西宁办事大臣是也。外蒙古四盟,东二盟归库伦办事大臣,西二盟归乌里雅苏台将军管理。其土产食用生业,专靠四项牲畜,间亦出谷黍各粮。其居处无城郭宫室,皆聚居毳幕,如同犬豕,间亦有庙院,皆喇玛〔嘛〕居之,以为念经皈佛之所。其衣服则羊皮居多,衣布者甚少,至绸缎则王公、台吉而下不多睹也。

初三日 连日昼夜办公,眼发红肿。大司马送到桔柑、苹果、香梨各物,藉清风火。胜于服药。此皆产于内地,非边外所有,经历冬春,尚复色味不坏,下口香沁齿牙,凉生肺腑。昔陆郎怀桔贻母,孔融让梨分兄,余无兄母,能不抚然。

初四日 拟就奏底,呈大司马鉴定。

初五日 大雨终朝,即内地黄梅雨也。考蒙古地方,在周为獯

猊，汉为匈奴，唐为突厥、为契丹，宋为鞑靼，后灭宋入中国，建号为元，明兴逃走边外故地，累为边患。其人禀北方刚劲之气，筋力强健，耐受风寒。其地不产五谷，水草满地，又宜牧畜，故兵强马壮，历代时被侵陵，畏如虎狼。及明末代，西藏黄红喇玛〔嘛〕教兴，流传各处，其人感于佞佛、红黄二教，遂以慈悲仁柔之说，易其强梗坚忍之习。凡兄弟二人，即准一人为喇玛〔嘛〕诵经，终身不娶，由是生齿渐稀，风气渐弱，一变向时桀骜强盛之风。我朝崛起满洲，借其兵力入关以取天下，结为甥舅之国，不以臣民役使，又恐其强悍难制，思所以羁縻而笼络之，于是优以王爵，许其尚主，年班朝见，优以宴赏，广建庙宇，导之诵经；而又禁买汉女，禁读汉书，禁习汉语，禁习汉字，诚恐开其心思，发其智虑，启其聪明，教其韬略，使为边患，如宋明之不可制也，是以人心愚昧浑噩，无狡诈诡譎之习，尊王畏法，如同神明。故此次审办案件，虽以福晋、格格头等台吉之贵，一见钦使，即俯首伏地，惶悚万状，而其他可知矣。不然，如此重案，若在内地虽用尽刑具，积以年月，亦尚不能完结。而现在办理此案，不用刑求，不出旬日，即已尽吐实情，录供成招，拟以大辟，处之极刑，均不翻复追悔，岂问官片言可折，能报人心哉？良由人无谤张之心，官乏巧避之术，故结案如此之速而且易，而梦梦者自诩明决，藉以居功，或虑后患，似从重典，岂不谬乎！既悯其愚，复哀其死，多方求其生不可得，而不忍见其诛也。故详记始末，以为后之办理蒙案者告。

初六日 提到交审通贼虐民之科尔沁扎萨克图郡王乌泰到案候审，随带百余人皆持枪械，显系包藏祸心，不可测度。是日，增将军因上年俄兵入城避居别处，革职留任，现经奉旨开复，同事均持帖贺喜。查增公才学胆略虽无足称，惟署中大小公事皆亲手批判，不假幕友，自奉淡约，厨无兼味，勤俭有足多者。其持身谨谦有度，待人坦易宽厚，亦八旗大员中之卓卓者也。尤有难者，事母最孝，虽官至极品，年过六旬，尚亲手为母作羹，非但不假手庖人，亦不假手妻妾。母性严威，稍不顺意，辄加捶楚，将军安受惟谨，是皆近今所

罕见者。国家求忠臣于孝子之门，斯人其庶几乎！

初七日 钦差修理前案奏折，公事稍暇。（按：盛京将军一缺，总理旗民，任兼文武，较内地督抚尤为肩宏任巨；又值中外多事之秋，办理交涉，处处棘手。外人恫喝挟制，无所不至，卑则有损国体，亢则恐激事变，非才略胆识兼优不能措置裕如。增公固不胜任，然另易一人，恐亦犹之增公，或尚不如增之清谨自持也。杜诗：“西蜀地形天下险，安危须仗出群材。”余于奉天亦如是云。）

初八日 为浴佛佳节，照例不理刑名，不办公事。刑部终年劳碌，惟此日官吏、书役俱不入署，听戏燕乐，各任所之。新任学政入境，各大员均未出城跪请圣安，有误典礼，均归咎承德县事前未曾禀白。该县令前因钦差公馆厨房供应草率，囚粮不丰，几乎撤任；此次又误学台礼节，旬日之间，屡被申斥。可见州县难作，首邑更甚。余之得官部曹，正天之所以玉成也，改外之念，从此永断葛藤矣。

初九日 查阅沿路所收呈词百余件，均系被匪抢掠及陈旧命案，碍难准理，然亦见蒙古之强弱吞噬，法令不行矣。

初十日 奏稿缮好校对，前半叙事处出李毓如手笔，查例载以下系余所拟，入后关涉理藩院处，又有元、联两副郎参酌之处，大司马又几经润色，始为定稿。篇中铺陈非不畅达，惟前路罗列各司员委员官衔姓名，中间将一切无关罪名琐事尽行叙入，意在张大其事，竟衍至一万余言。且其中叙事未毕，忽加断语，断语之后，复入叙事，亦复杂见无法，岂仿淮阴将兵之法多多益善耶，柳学史公夹叙夹议之法不拘常格耶？解人难索，姑且听之。

十一日 早，钦差、将军均升堂，仍列八座，会审郡王乌泰。堂下文武委员侍立两行，均系四五品翎顶，衣冠整肃，刑皂排列。该王身穿四团龙补服，宝石顶戴，三眼花翎，上堂向西跪请圣安，然后向钦差、将军及各问官以次请安，飭坐问话。先寒暄数语，随提揭参各项，均系翻译传述。略问数语，钦差、将军告退。午后，司官六人坐堂详讯。该王换改朝服，身穿黄马褂，上堂请安，飭坐细问各节，亦

尚吐实，不作狡展。查该王素日著名桀骜，且倚外人为护符，未到之先拟必抗慢不服审讯，不料一升公堂，恪恭逊顺，傲气尽消，可见朝廷威令，沿能行于外藩，此案不难了结矣。退堂，饬递亲供。

十二日 未正坐堂，申正退堂。

十三、四日 钦差拜发折奏，向西行三跪九叩礼。考地球各国幅隕，向以俄国第一，英国第二，中国第三，美国第四，巴西第五。嗣后英美辟地日广，英、俄之地各皆八百余万方里，美与中国之地各皆四百五十余万方里，巴西三百二十五万方里，此前十年情形也。近十年来，中国疆域割台湾与日本，高丽不归属辖，胶州湾为德所占，大连湾为俄所占，广州湾为法所占，较前日削，而英新辟之澳州，日益宽广，美亦新有辟地。以现在中国考之，虽求如前之四百五十余万方里亦不得矣，而东三省与天津尚未交还。昔也日辟，今也日蹙，可胜感哉！

十五日 考中国地輿之广，民物之繁，四千年来至本朝为极盛矣。物极者必反，故渐有日趋于衰之势。尝考地球各国人数，中国第一，英第二，俄第三。中国人数在四万万以外，大约四倍于英，五倍于俄。盖中国四千年来，以汉平帝、元世祖、明神宗为户口极盛之时。汉平帝时，民口五千九百五十九万有奇。元世祖时，民口五千八百八十三万有奇。明神宗时，民口六千六十九万有奇。至本朝康熙年间，民数止二千三百三十一万有奇，乾隆五十六年，民数三万七千四十六万有奇，较康熙间增至十三倍之多。道光二十八年会计民数，除台湾外，共四万二千六百七十三万有奇，较乾隆年间又增一万一千九百有余万。此后虽屡遭兵燹，近来休养生息，渐复旧额，是本朝民数较汉、元、明盛时已多七八倍矣。人满患贫，亦物理自然之数。是以近年出外洋佣工谋食者，各国皆有，而美国、秘魯、澳州各处，俱有虐待华民之法，殊可恨也。连日腹痛，屡服消导药无甚效验，钦差送来莲子八宝饭、笋尖、糖荠数色，以其滑利清补，较服药不损元气。客病得此，可感之甚，惜腹满不能容受为负负耳。

十六日 服大承气汤，连泻数次，积秽尽去，妈觉腹中轻松。午后坐堂，发落一千台吉二十余人先行回旗，免其守候拖累。该台吉等虽头戴红蓝顶戴，而衣服破滥缺残，大有纳履踵决之势。其中又有白发老翁数人，千里往返，形瘁容枯，更可悯也。尝叹中国人民心思智虑较洋人已逊数筹，今观蒙民，其浑蒙愚鲁较内地又逊数筹。盖纯厚未凿，易于治服在此，而谋生无术，日致困亡亦在此。当国初富强之时，天下不患贫弱，列祖深谋远虑，用红黄二教以愚蒙古，又用试帖八股以束缚中国人才学士，其意盖谓是可以遏乱萌保太平矣。詎料驯至今日，人乏才智，国致穷弱，诚非改弦更张不能振衰救贫。矿路工艺诸务，虽圣人复作，亦不能不与时变通，然必其人存斯其政举。德、俄、美、日本之变法自强，横绝一时，亦以有毕士马克、大彼得、华盛顿、伊藤之英君贤相非常人也。不然新法乱宋，矿貂亡明，安知西学不为乱国之阶梯也，余滋惧焉。

十八日 钦差与将军又升堂，八座会审乌泰及巴图济尔二人。告谕现在办法，姑从宽均革职留任，以观后效。此案关涉外交，该王侍倚俄国，更藉马贼自卫，未便彻底根究，只好含浑了结，若欲如前案之据法惩治，则势有所不行。然刑法仅及于愚氓，而威令不行于强藩，柔则侮而刚则吐，国事从此可知矣。

十九日 前日拜发折内共戮五人，皆系逼毙图什业图亲王正犯，固属罪无可道，然亦该王平日淫虐有以致之。夫高洋杨广，皆万乘之主也，淫虐无度，皆不得保首领，况外藩蒙王乎！查该王平日设有黑屋，禁死无数良人，其骷髅至有二十车之多。而旗下妇女，轮流给入王府使给，十日一周，一有违犯，去衣拷打，监禁不放。又在京买女四人，俱封福晋，稍不顺意，立即踢毙。此其结怨取恨，非伊朝夕，故一旦众怒决发，不可遏阻，姬妾被人抢掳，独身仓皇出走，毕命于三尺组下，虽曰刁民目无法纪，究不得谓非自取也。《列子》云：“无夺人妻而召其怒。”《左传》载楚王临死曰：“人之爱其子也，亦如余乎？”呜乎！使图什业图王而知此义，何至酿出今日如此重案，身

犯非命，府库被抢一空，止留弱息一女一妻，而匍伏公堂，受辱含耻。彼恃权势陵人者，观此可以鉴矣。

二十日 记向在京都闻雍和宫有欢喜佛像，一如男女交媾之形。今来此地，据蒙古人称说此佛像古语称为马哈拉佛，蒙古各旗喇玛〔嘛〕庙内俱有此像，其形或坐或睡，式样不一，较之绘画春官更为活动显露。夫律例禁卖淫书淫画，而神道设教，复为此狎褻淫荡之容，岂不可毁而焚之。间尝深思其故，内地风俗早开，人民蕃庶，渐渐日趋邪僻，钻穴踰墙，所在多有，故禁淫书淫画淫戏，所以遏闲其心，正风俗也。若蒙古地方，人性愚蒙，情窦未开，又自红黄教兴，群迷皈佛，十人中习喇吗〔嘛〕者约有七八，人事日少，生齿渐稀。先皇患其种类无遗也，故设此佛像，导其欲心，启其淫念，使之知有人道，不至沦于清静之域，而人类渐灭。所谓因地制宜，因俗立治，俱有深心美意非迂儒俗吏所可窥也。试观蒙古例内不严犯奸之罪，非纵之也，以其奸非强逼未至于酿命伤人，可治可不治也。又观管子制女闾三百以招商贾，越王勾践纵令嫖妇入山苟合，冀其处齿蕃盛。洋人殖民之法，即祖此意。今之通商大埠，其娼寮妓馆，不禁开设，亦以五方杂处，客旅丛聚，非有此藏垢纳污之处为之渊藪，则奸拐诱逃之案，愈不可胜治矣。此等作用，正与乡间小县，禁卖淫书淫画，同一正风安民之意。

二十一日 考环球之上，约计一千五百十兆二十八万人，中国约四百兆内外，不外儒、释、道三教。此外北美洲、澳洲及欧洲北方，如英、德、荷兰、瑞士、瑞典、挪威共约一百三十兆人，均从耶稣教；南美洲及欧洲南方，如法、义〔意〕、奥、比、西、葡共约一百九十兆人，均从天主教；俄国并有诸小国七十五兆人，从希腊教。凡天主、耶稣、希腊等教，皆奉耶稣为宗主（耶稣教一名西教，西人称为修教，日耳曼人路得创立于前明年间。天主教一名洋教，西人称为公教），统名曰救世教，亦曰基督教，合计有三百九十七兆人。又有从印度教者一百九十兆人，从回教者一百八十五兆人（回教兴于唐

初,阿拉伯人磨哈默始创此教),从犹太教者七兆人,从日本神道教者二十兆人,杂教不在此数。释教行于中国、日本、西藏、缅甸、蒙古、暹罗、锡兰,其人数不易稽核。印度教一名婆罗教,又与释教不同。凡地球受教之人,一千一百六十兆人,作为百分计算,内救世教三十四分,回教十六分,印度教十六分,儒、释、道及日本神道教三十六分。此外尚有三百余兆人未受教化,或杂教不足数也。儒、释、道、神四教,在地球中仅居十分之三,而四教中儒教仅居其半,是儒教在地球中不过十分中之一分半也。现今西教流入中国,小民迫于饥寒,冀避差徭,入习基督者日益增多。朝廷苦于赔款无出,又不力行节省,搜括日急,敲骨剥髓,是直为渊驱鱼也。吾恐数十年后,儒教日益衰微,圣道不绝如线矣,可不惧哉!

二十二日 记尝思制治之道,最利于民者莫如王政,然其极也积弱不振。泰西各邦祖管商之术,以高务军政为要,即中国霸者之术,非不骤致富强,赫显一时,然民人日苦征役,未获安居乐业,而且亡也必速且促。二者各有利弊,似宜互相为用,与时变通,不可狃于一偏。以中国论之,秦开阡陌、辟疆土,一时威振殊俗,匈奴远遁,然不再传而亡。宋时理学蔚起,讲明王道,当时文教修明,风俗纯厚,此王政之效也。然武功不足,国势积弱,故后世卒困于夷狄而一蹶不振。惟汉、唐杂用王霸之术,其国祚短长,虽与宋不相上下,而武威远播,疆域广大,较宋究胜一筹。再值一统之世,宜行王政以建不拔之基;处割据之秋,宜讲霸术,藉收富强之效。管子生于春秋,商鞅生于战国,迫于时势使然,非参用霸术不可立于不败之地。若拘迂腐之见,必讲纯王之治,则是宋襄之仁义,自取败亡耳。今之时名为一统,实则列辟争雄,一春秋战国之世也,参用西法以图富强,未始非救国之要务也。

二十三日 钦差二次拜发查办郡王乌泰一折,刻已诸事完结,回京有期。考泰西大国,曰英、法、俄、美、德,而俄、英更强。德为新造之邦,初名普鲁士,为日耳曼列邦之一,中国同治十一年始兼并

日耳曼列邦,更名德意志。美立国于中国乾隆年间,距今不及百年。惟法立国在中国齐高帝时,肇造最古。英起于中国隋唐之世,当时三岛仅踞伦敦一岛,而伦敦一岛又分为七国。互相战攻,至中国唐德宗时始并为一,及宋高宗时始攻取阿〔爱〕尔兰一岛,然苏格兰犹别为一国。至明万历时,英女主以利撒毕〔伊丽莎白〕卒,无子,其姻热斯给为苏格兰君主,英人迎嗣王位,由是三岛始合为一,然犹各立议院,政教不归画一。至乾隆年间议院归并合一,日以强盛,后分得北美洲以北坎〔加〕拿大地方,并攻灭印度,辟澳大利亚及非洲各地,又得中国香港、缅甸、新加坡,驯至今日,五大洲均有属地,横绝一时矣。俄罗斯崛起于中国之唐季,前人考为吐番之裔。当唐末季,正值吐番衰亡,部落散处,蔓延于欧洲东北荒僻之地。其初分居波罗的海之东南,黑海、里海之东北,及乌拉岭以西者,族类甚繁,俄人不过众族之一,厥后炎炎日长,至中国元时,太祖灭其国以封长子术赤为汗,由是为蒙古别部。元衰,其故王复振,至明嘉靖初,驱逐蒙古,复其土宇,有国王号以万〔伊凡〕者,始逾乌拉岭,渐次开辟,直达东海,后为波兰侵削,国势复弱,至康熙四十年时,国王彼得罗兴起,创立法度,大启土宇。近数十年来,灭波兰国,并吞中亚细亚,如布鲁特、哈萨克、布哈尔诸部,皆括入封内;又逾外兴安岭,奄有黑龙江以北,雅〔乌〕苏里江、图门江以东沿海一带各部,直达高丽。其幅员之广,与英并驾。然英之属地,散处各洲。俄则直跨欧亚二洲北土,横亘东海、西海,居高临下,有长驾远馭之势。近又谋占我东三省,名曰交还,然其所修铁路,直贯心腹,南抵旅顺海口,北抵海参卫〔崴〕海口,中穿奉天、吉林、黑龙江三省,全势在其掌握,固已拊我之背而扼我之吭也。而幕巢之燕,方以满洲交还,和约画押,群相庆贺,是真醉生梦死而莫之悟也,岂不大可哀乎!以上五国,美、法为民主之国,俄、意为君主之国,惟英为君民共主之国。

二十五日 使馆开门,众客毕至。午后,拜谒昭陵。出北门八里,距陵二里之间,花柳成林,浓阴如幕,时当初夏,苍翠之色扑人

眉宇。进入围墙，百年古松，参天蔽日，两行夹列石柱、石马、石狮、石羊、石象、石驼，中有碑亭，宏阔峻整。碑高三丈，上有章皇帝御制碑文，前序后铭，前散后整，词笔古雅，书法端庄，洵可宝也。陵周围约有三里，围墙两重，惜亭台多有残破。上年洋兵入境，树木亦有损伤，睹之曷胜感慨。

二十六日 出门拜会九大家，即将军、副都统、学台、府尹、五部也。见面寒暄数语，惟增将军谈及国事艰难，处处被外人挟制，激昂慷慨，满座皆为歔嘘，大有新亭洒泣景象。午后，将军、府尹、副都统具柬公请，席设西关练兵公所，操觚演戏，声调雅近京师。闾省文武官员毕集，又有俄官数位，男女杂坐，见客拉手为礼，一时冠裳肃穆，中外同欢，洵盛会也。

二十七、八两日 各处约饭，连日应酬纷烦，困于酒食。玉府尹送洋百圆，萨司马送参、獭土礼八色，均璧谢。午后，步游城市，阗阗稠密，洋货堆积，庶富甲于吾陕。城分内外，内城名曰砖城，共有八门；外城名曰土城。内城周围曰十六里，外城倍之。大小官署，向来均在内城，现为外人占据，大半僦居外城，惟督署业经交还。城内有金銮殿，远望碧瓦辉煌，觚棱高耸，想见太祖太宗创业垂统遗规，惜为俄国屯兵之所，不惟禁其入内，并门外亦不许瞻眺，可胜慨哉！

二十九日 亲往各处辞行。将军畅论时艰，发眦欲裂。温太真洒泣登舟，刘越石闻鸡起舞，不是过也。学台处略叙契阔，所谈不出考试，先锦后奉等事，职分不同，故立言各有所宜。此外，以行期促迫，差人送片而已。将军送银二百四十两，并灰鼠袍褂各土仪八色，璧谢。此外送土仪者数家亦均璧谢。钦差此次出京，两袖清风，一尘不染，随员亦各洁己自好，不欲让人独清。

五月初一日 回京，时钦差先赴城外练兵公所，将军以下九大家均在该处寄请圣安。陈将军派马步队护送外，俄官亦派马队护卫。午后，抵卜三家子止宿，承德县令及交涉局委员均至此办差。饭后游步野外，居民皆结秫为墙，编茅为屋，不但高楼大厦未曾经见，

即瓦屋砖墙亦百不睹一。边外寒冷，亦不产麦，遍地尽种高粱、菽豆。时当仲夏，绿遍阡陌，一望无际，洵所谓田家自有乐也。回视冠裳束缚，车马奔驰，终年利锁名缰，劳人草草，俗尘扑面，自反曷胜惭愧。每诵昔人“束书合向山林隐，绝迹莫登名利途”之句，不禁心焉慕之。

初二日 午后，改坐火车起程，晚过辽阳州，知州马俊显上车来谒，人甚浮滑，无足数数。

初三日 早，抵营口下车尖饭，饭后乘小火轮渡辽河，顷刻到岸。正值海水上潮，片时水涨数尺，远望艖船衔接，长可数里，火轮往来如驶，百货堆积如山，极为热闹。

初四日 早七钟上火车，下午二钟过锦州府南关，副都统以下均来拜谒，停二刻。四钟过宁远州，知州赵远翼来谒，恂恂儒生本色，政声甚佳，与海城令王顺存均为奉天第一良吏。八钟抵临榆县，仍住来时行台。

初五日 七钟上火车，晚三钟抵塘沽住宿。

初六日 七钟上火车，二钟进城，抵韩城馆。此行往来共计百日。昔我往矣雨雪载途，今我来思蒲榴满院，入门婢妾欢迎，僮仆环侍，三月不见，恍如隔年。次早衣冠入署，始知前案奉旨交部速议，刑部以拟罪太轻，拟改从重。花亚孙、约木加卜四名，原稿依刁徒聚众作乱例，分别首从，拟以斩梟斩决，部议加重定议，改照子孙谋杀父母例，不分首从，均处凌迟。得及得、瓦其尔二犯，原拟徒流，部议加重，均改斩候。当以情轻法重向各堂力争，各堂均已首肯，而提调因执所议，不肯末减。钧再三辩论，各堂从中调停，始将从犯约木加卜二犯照旧斩决，不加凌迟。而首犯花亚孙仍改凌迟，瓦其尔等仍改斩候。从此定稿具奏，始了此案。嗟嗟！花亚孙改为凌迟，尚不冤屈，瓦其尔等由生入死，殊抱不安，然求其生而不得死者与我无憾焉。至廿九年秋审，因将此案各犯被冤细情，详具说帖，力争昭雪，瓦其尔始得声叙免勾，得及得亦改缓决，均得免其一死，稍释前

憾。连救二命,此生平中最得意之事。

补白:

日军劫掠华北劳工表^①(1937—1942年)

时 间	人 数
1937 年	323,689 人
1938 年	501,686 人
1939 年	954,882 人
1940 年	1,200,000 人
1941 年	1,000,000 人
1942 年	1,611,321 人
合 计	5,591,578 人

①表据 1943 年 1 月 27 日《晋察冀日报》报导制作。